

中国的掌纹 ●

自然骨魄

萧春雷 著



中国的掌纹

自然骨魄

萧春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骨魄 / 萧春雷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6.9
(中国的掌纹)
ISBN 978-7-5086-6207-7

I. ①自… II. ①萧…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0276号

自然骨魄

著者: 萧春雷

供图: 萧春雷 fae 蔡根云 李晋 李翔 刘昌明 孙建华 韦纲 杨孝
gaopinimages fotoe 达志影像 东方IC 全景视觉 视觉中国

策划推广: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制版: 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94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6207-7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前言 观看地理景观之眼	001
中国春天的速度	007
北纬35度之秋	029
青藏高原的伟大崛起	059
藏东：地球最深的褶皱	069
帕米尔，破碎的亚洲心脏	103
鄂尔多斯的历史风沙	115
甘肃黑河的绿洲迁移	133
湖北五峰土家族地景	147
广西地理6个关键词	167
重庆武隆喀斯特的负地形	185
福建泰宁丹霞的花样年华	203
浙江花岙海蚀石林	217
没有鱼汛的海洋	239
后记 我的人文地理写作	261

前言 观看地理景观之眼

我出生于闽西北山区，但最吸引我的自然景观都在祖国的大西北。

旅游就是感受差异，差异越大，越让我们震撼。高原、沙漠、冰川、雪山、绿洲、草原、内陆河，都让我深深迷恋。朋友问我：跑过那么多地方，哪里的景观最让你感动？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犹如母亲挑选她最疼爱的子女，但我的选择范围不出西藏、新疆和内蒙古。

第一次去西藏，我在阿里地区转了一个多月，只跑了噶尔、日土、扎达、普兰和吉隆五县，连布达拉宫都没空上去。我们寻找象雄王朝和古格王朝的废墟。难以想象，这片凛冽而荒芜的高寒之地，散落着如此众多的岩画、寺庙、佛塔、壁画、修行洞、嘛呢堆、墓冢，到处是文明的碎片。有一次，我们跟着日土的牧民去看岩画，没有路，越野车在连绵起伏的荒漠上无休无止地颠簸，最后来到一个寸草不生的山谷。岩壁上镌刻着一些稚拙的简笔线条画，一个个小人背负重物，排成长列，像是描绘整个部族迁徙；还有位穿连衣裙的时尚女性，裙长及膝，与如今的藏族妇女服饰截然不同。太阳照耀着空荡荡的山谷，热气蒸腾，对面

的大山仿佛变成了流体，在空气中微微摇动。高原永恒，人类来来往往。许多年前，一个部落经过这里，有人偶然在岩壁上留下一些图画，也留给我们无穷的困惑：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初次去新疆，围着天山转了一个多月，整天都在路上奔波，历经40多个县市，比许多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走得都要多。我们考察天山的古道系统，不但踏勘丝绸之路中道和北道，还寻访横穿天山山脉的夏塔、乌孙、车师、小南路、天山庙等小道。印象最深的是别迭里山口，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达坂^①，我相信玄奘就是从这个山口前往中亚的。这条丝绸古道已经荒废了大半个世纪，渺无人烟，山口前有座孤零零的汉唐烽燧^②。当地人说，前面再无居民点，只有边防军的一个哨所，守卫着无人翻越的冰雪隘口。我们沿着别迭里河又往前开了三四十公里，看到了清末民初的边卡遗迹，看到了牧民用碎石垒砌的简易围栏，河谷漫长得一如史前世纪，耳边唯闻空洞的溪声。我觉得自己行驶在地老天荒里，时光纷纷塌陷，一种混合着历史和自然的彻骨荒凉的气息，迎面扑来。

有人说沙漠上建不起城市，毛乌素沙漠里的统万城不知道应该看成一个例证还是反证。这是南北朝时期大夏国赫连勃勃建造的都城，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与陕西交界处，北魏后改夏州，宋代就被风沙掩埋了，直到清代被重新发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不相信赫连勃勃会把都城建在沙漠上，认为是人类活动造成土地沙化，毁了统万城。我注

① 维吾尔语和蒙古语中，达坂的意思是山口、山岭。——编者注

② 烽燧是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编者注

意到，地理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城底下就是沙漠，大夏就是矗立在沙漠上的一个王朝。更有意思的是，我在鄂尔多斯市采访，发现当地近年来耗费巨资打造的康巴什新城——中国最著名的一座“鬼城”，也建在沙漠上。

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盲点。河山这本大书，见仁见智，各人读来大不一样。

网上的帖子说，没到玉龙雪山的人不算到过丽江，如此，大旅行家徐霞客就算白跑一趟丽江了。读他的《滇游日记》，文中虽然多次提到玉龙雪山，但他住在木府的半个月里，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这座“雪幕其顶，云气郁勃”的雪山，他更感兴趣的是丽江的山川水系和纳西族文化。我不禁想到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他1922年来到丽江后，特地在玉龙雪山脚下的雪嵩村找了个院子，推窗就可以望见皑皑雪峰。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还考察过四川的几座雪山。垂暮之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与其躺在夏威夷的床上，我更愿意在丽江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死去。”

徐霞客为什么对玉龙雪山毫无兴趣？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执行总编单之蔷先生的观点：首先，古人不欣赏极高山，古代享有盛誉的五岳、黄山，都是中低山；其次，古人不能欣赏雪山与冰川之美。他举例说，杜甫在成都住了几年，从没去看川西大雪山，只留下一行“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诗句；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有永久积雪和冰川，离李白的家乡江油市不远，而李白似乎没兴趣提起它。两位大诗人歌咏过无数名山，但都是东部低矮的山头。

单之蔷在呼唤一种新的风景美学，他说：“这种审美观主要是指对雪峰、冰川和湿地的认识，这种审美观的基础是现代科学而不是传统文化。”这种理论付诸行动，就是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专题，评选结果是一份出人意料的名单：最美的景观多数分布在地广人稀的西部，最美的山第一名是鲜为人知的南迦巴瓦峰。将这份名单与5批17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比较就会发现，后者多分布在人烟稠密的东部地区。这两份名单体现了新旧两种审美观的巨大差异。

我很认同他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山水审美的确存在盲区。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是从诗画中引申出来的，最好的山水是“如诗”、“入画”。中国的诗人很少歌咏荒野，画家们总要在山水图卷中安插几间茅屋、三两个隐士，他们描绘的是适合人类栖居的家园，而非自然。宋代以后，中国人的审美越来越精致，沉溺于小桥流水、园林假山、梅兰竹菊等狭隘的意境，缺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宏大气象。欧洲也一样，人们从艺术家的油画里吸收灵感，设计园林，评论风景，他们也不喜欢沼泽。1998年，美学家艾伦·卡尔松专门做过一个讲座《欣赏沼泽：湿地的艰深之美》，讨论了在西方文化中一向被认为污秽、诡异而凌乱的湿地如何成为审美对象的问题。

中国人的自然审美盲点，我可以再补充一个类别：负地形。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我老家福建泰宁县的丹霞地貌景观的价值，如今已被海内外公认。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泰宁风景在历史上寂寂无名，而相距不远的武夷山、龙虎山却声名赫赫。那年我去重庆武隆采访，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之前，没人知道武隆的“天生三桥”，它甚至连清代的“武隆八景”都挤不进去。后来我想明白了，原

因是泰宁丹霞景观以岩穴和峡谷为主，武隆喀斯特景观以天坑、溶洞和仙人桥为主，都属于负地形。中国人很容易被正地形感动，山峰挺秀，悬崖壮丽，但地表之下的幽深洞穴、天坑地缝，总觉得阴暗、潮湿、危险，心理上难以接受。不妨说，负地形也是一种艰深的美，往往被人忽略。

我们时代的美学正在转变。20世纪下半叶，生态哲学在西方崛起，带给我们一种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把自然本身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自然存在的目的并非作为人类的家园，或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自然全美，无伪，也无垃圾。你觉得湿地脏兮兮、不美，蟑螂丑陋，那是因为你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影响下，我们重新打量国土，才发现了西北地区长天大漠和高山雪原的壮美。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荒野，感受自然的神秘、尊严和崇高。

但我还要指出，生态美学也有自己的盲点。将一片文明废墟当成普通的荒野，会大大降低我们的审美体验，令我们只看见表层的地景和生态。我们应该看得更深。中国的文明如此古老，我们的国土上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荒野，无处不是废墟。1600多年前，法显和尚西行取经，出敦煌，入白龙堆大沙漠，《佛国记》描述说沙漠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如今，连海拔5000多米、不宜人居的阿里高原都散落着古人类的岩画，白龙堆沙漠最终掩埋了楼兰古国，毛乌素沙漠还给了我们大夏国都遗址，哪里还有人迹未至的崭新领地？地理，皆史也。这也让中国的山川风流蕴藉，溢满灵性。历史为地理增添了深度。行走在中华大地，我们遇到的每条河流、每座高山、每座城市，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历史舞台，演出过无数悲欢离合的感人传奇。空间因

为时间而呈现人文之美，土地因为人类而流露眷恋之情。我相信，就算用整个南极大陆来换古都西安，许多人也不舍得。

在外国旅游者的眼里，别迭里山口不过是寻常的一片荒漠，与月球表面差不多，但他们不知道一千多年前玄奘的身影从这里飘过。也许只有从小抱着《西游记》和《大唐西域记》长大的中国人，满怀情感，才会看见如此遥远的一个渺小的身影。于是荒漠醒来，变成了一条散发光辉的朝圣之道。

2015年6月3日

中国春天的速度

春天的意象

南国之春，烂贱如泥。我窗前的几排芒果树，一年到头郁郁葱葱、精神抖擞，仿佛永不疲倦的人造树。花更靠不住，街道、广场和公园的鲜花像回到了伊甸园，不分季节地胡乱开放。这座城市的市花——三角梅，诗人舒婷早就在《日光岩下的三角梅》中给它们施了魔法：“只要阳光长年有/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期。”春天像一场永无尽头的流水席。

厦门仍然是有季节的，只是很微弱，要用心寻觅。元宵节后一天，听人说桃花都快谢了，我赶紧去忠仑公园。园子里盛开的鲜花多着呢！有金黄的炮仗花、紫红的三角梅、雪白的含笑、红艳的美人蕉、细如米点的四季桂、一大片色彩缤纷的杜鹃，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草花。那三四十株小桃树，花朵寥落，实在不起眼，但仍然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拍照。桃花的珍贵在于它代表了季候，给这座四季常青的城市带来了明

确的春讯。

什么是春？春从何时开始？困扰我们的不在于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春是温带地区的四季之一。“春：蠢也，动而生也。”汉代刘熙《释名》如是说。春季的特点是万物蠢动，萌芽复苏。按夏历，春节为春天之始，我们庆祝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尽管月亮盈亏与季节流转毫无关系。按二十四节气，共有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属于春季。立春通常在2月初，正是全国大多数地区最寒冷的时节，没有一点春意。

于是又有人主张以春分为春天之始。春分约为每年3月21日，此时太阳回到赤道，昼夜平分。这是一个精确的天文学定义，缺点是时间太迟——华南都要进入暮春了。还有一种基于气温的简便划分，扣除最冷的冬季三个月，将每年3—5月划为春季。我们想到，东北的5月还是一派早春气象。

在我看来，春并非一种纯自然现象，它还包含了人类的主观感知。气象学家说，连续5天气温超过10℃，就是春季的开始。然而，如果缺乏某些公认的基本物象，那么气温再高，人们也无法感知。沙漠里是没有春天的。相反，不经意瞥见的一枝桃花，会让我们猛然意识到春意。唐人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塞外无柳，所以春风不及。清末左宗棠收复新疆，沿途栽柳，春色终于出塞。时人赞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春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自然和文化意象，它由一系列典型物象构成，经过文学艺术的反复歌咏，成为一种集体经验。春天是关于激情、诱惑、迷失、繁殖和新生的故事。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指的是树木抽青，一向是春季最重要的指标。经历了肃杀与休眠的严冬之后，白杨发芽，垂柳展叶，青草萌生，万物恢复生机。绿是自然活力的象征。李白诗曰：“春风已绿瀛洲草。”李益《临滹沱见蕃使列名》：“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生机勃勃的绿，乃春天的底色。

春天还是花开时节。春风春雨，无限温柔的抚摸触动了草木的春情。一树树，桃红李白；一丛丛，姚黄魏紫。生命最隐秘的欲望，绽放成无数扣人心弦的艳丽花朵！古人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指小寒至谷雨共8个节气，24候（每候5天），对应从梅花到楝花24种春花。群芳荟萃，姹紫嫣红都开遍。朱熹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四季之中，唯有春天花团锦簇，绚烂兮。

春江水暖鸭先知。花草之外，那些比我们更敏感的禽鸟虫鱼，也成为春天的独特景观。陆游描写《春日》，说是“桃花轻薄柳花狂，蝶蝶翩翩燕子忙”。蜂迷蝶猜，莺歌燕舞，早已成为春天的滥俗借代。此外，冰雪消融，江河凌汛，时令菜蔬，作物播种与生长，都是重要的春季物象。

中国的幅员是这么辽阔！每年3月底，当岭南进入暮春，人们穿着轻薄的单衣时，哈尔滨人却依然锦帽貂裘，行走在松花江厚厚的冰层上。从北纬 23° 的广州，到北纬 53° 的漠河，30个纬度的巨大差异，把同一时刻的中国分裂成不同的季节。然而，如果我们耐心观察，会发现季节正在大地上迁移。事实上，春天是一个动词，是一次对地理植被面貌的重新描绘，也是一场由南海岸向北方大陆的长途奔跑。在越来越高的纬度上，春色次第展开。

岭南：旧年冬至开始的漫长春天

中国的春天，集结在位于热带的海南岛。四季是温带才有的概念，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长夏无冬，只有干湿两个季节，四时杨柳四时花。海南岛是春天的渊薮。隆冬之际，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欧亚大陆，森林草原凋零，而那些春天的元素——温暖、雨水、绿叶、鲜花，都逃到了这个南海的岛屿上。海南岛就像一艘花船，系在雷州半岛上，满载寒冷大陆的梦幻与想象。

广州是春天登陆的第一块跳板。这座北回归线上的城市，气候温暖，四季的线条很不明显。广州的春天原没有固定的日期，随人心意而已。今年（指本文写作时间2010年）广州的春天与阳历新年结伴而来。元旦前，从化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梅花节，十万株梅树绽放白花，凝如香雪，与青山碧湖相辉映。按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说法：“惟岭南梅花最早。冬至雷动地中，则梅开地上。”冬至，通常为12月22日前后，北半球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之日。广东的早春，嵌入了天文学上最深沉的旧冬。

岭南的梅花，最有名的还数韶关市南雄的梅岭。梅岭即大庾岭，属五岭之一，为赣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其上设关隘，称梅关，自秦代以来就是岭南与内地交通的孔道。梅岭古道两侧广种梅花。《南雄府志》记载：“（农历）十二月，霜雪降，池始冰，岭梅初放。”据说由于梅岭南北气温差异，梅花花期也不一样，往往南枝花落，北枝始花。我来看梅时已经迟了，满目青翠，绿叶间夹杂着指头大小的梅子，

又苦又涩。

梅花先春而发，其实属于南方的冬季花卉。此花开后百花开。它是春天的信使，而非春天本身。然而，这位深入冰天雪地的孤独信使，却赢得了人们深深的敬重。有人说，梅花欢喜漫天雪。事实上，梅树是亚热带植物，无法抵御超过零下14摄氏度的严寒。它的花期从南至北随纬度而变化，例如广州为12月，厦门1月，武汉2月，郑州3月，北京4月。梅花在东北，则难以露地栽种。

华南之春，柳莺花燕，春光灿烂。最浪漫的是豆科羊蹄甲属的紫荆花，又称洋紫荆，香港以之为市花。洋紫荆属于热带、亚热带小乔木，叶片卵形，顶端裂为两半，像羊的蹄甲，每年冬春时节开花。3月初，流花湖公园外，人民北路两边的洋紫荆还未出叶，一树树粉红或雪白的花朵，宛如一团团婉丽旖旎的轻云。微风拂过，落英缤纷。三三两两的行人踩在花径上，自是心旷神怡。洋紫荆的花瓣五枚一朵，纹路对称，轻灵地伸展，仿佛整树的蝴蝶翩翩飞舞。

等到木棉花出场，已是绿肥红瘦的暮春光景。木棉是最有代表性的南国物华，仅分布于海南、两广、云南和闽台地区，又称攀枝花、英雄树，高达二三十米，鹤立鸡群。开花之前，总是先抖落干净全身的叶子，再从容结蓄。花朵硕大，有些小鸟甚至以之为鸟巢。惊蛰日我路过广州，桃梅谢尽，路边的木棉尚未开花。半个月后，海口和广州的木棉已经盛开。清代诗人张维屏写道：“烈烈轰轰，堂堂正正，花中有此豪杰。一声铜鼓催开，千树珊瑚齐列。人游岭南，见草木，先惊奇绝。……似尉陀，英魄难消，喷出此花如血。”看到木棉花，你会相信，南国也可滋生英雄气概。



1月3日，广州。元旦假期，罗岗香雪公园盛开的梅花吸引了数万人次的市民观赏



3月4日，厦门的木棉花含苞绽放